

《神的主权》

司布真讲道第77号

1856年5月4日安息日早晨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太20：15）

家主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天地的神今天早上也要问你这个问题，“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在神的属性当中，再也没有比神主权的教义更能安慰他的儿女的了。在最大的逆境中，在最大的苦难里，他们相信神的主权已经命定了他们的受苦，神的主权超过他们自己的意思，神的主权要使他们全部成圣。再也没有什么比主对一切受造物的权柄——神要作王管治他手所造的一切工作——神的宝座，他坐在那宝座上的权柄，更值得神的儿女全心去竭力争辩的了。

另一方面，没有比这伟大，让人惊奇，但又是最真实的无限的耶和華的主权这个教义更令世人憎恨，再也没有比这个真理更被人当作皮球攻击踢来踢去的了。除了在他的宝座上，人可以容许神在任何地方。他们会容许他在他的工作间里铸造世界，创造星星。他们会容许他在他的施赈所里派发他的药品，施加他的丰富。他们会容许他维持这世界，托起地的立柱，或点亮天上的明灯，或管治不断汹涌海洋的波涛；但当神登上他的宝座，他的受造的人就要咬牙切齿；当我们宣扬一位坐在宝座上的神，他按自己的意思处置他自己的东西，按他看为好的处理他的受造物，在这件事情上无需征求他们的意见，这时我们就会被发嘘声蔑视，被人咒骂，这时人就对我们充耳不闻，因为坐在宝座上的神不是他们所喜爱的神。他们喜爱他在任何地方，就是不喜欢他坐下，手里握着权杖，头上戴着冠冕。但我们所欢喜传讲的神正是这坐在宝座上的神，我们所信靠的正是这坐在宝座上的神。

我们今天早上所歌颂的正是这坐在宝座上的神，在这次讲道中我们所要讲论的正是这坐在宝座上的神。然而我只会讲论神主权的一部分，就是神在分发他的恩赐上的主权。在这方面我相信他有权利按照他的意思使用他的东西，他行使这权利，完全恰当。

在开始讲论之前我们必须认定一件事情，就是所有的祝福都是恩赐，照我们自己的功劳我们没有权利要求得到这些祝福。我想所有有头脑的都会认同这点。承认了这点，我们要尽力显明他有权把这些当作是他自己的东西，可以按自己的意思使用——如果他欢喜他可以全部不给——如果他选择他可以全部分发——可以给一些人，不给其他的人——可以谁也不给，或者给所有的人，就是按着他看为好的那样行。“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

我们可以把神的恩赐分成五类。第一，有今生的恩赐；第二，拯救的恩赐；第三，荣耀的恩赐；第四，被神使用的恩赐；第五，使人安慰的恩赐。对于这些，我们要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

首先我们要留意这今生的恩赐。在今生的事情上神没有给每人一样的恩赐，这是无可辩驳的事实；他没有给他所有的被造物同等多的幸福，或在创造中同样的地位。这存在着差异。请留意在每一个人身上（我们主要看人的情况）的不同；一个人像扫罗，个头要比其他的人高——另外一个人一辈子都好像撒该一样——是一个矮个子的人。一个人肌肉强健，长得也是好看——另外一人是软弱的，远远算不上有任何有风格的美丽。我们看到有何其多的人，他们的眼睛从来没有在阳光下欢喜，他们的耳朵从来没有听到过音乐的奇妙，他们的嘴唇从来没有移动过，发出有意思或和谐的声音

。走遍这世界你会发现有在精力，健康，魅力上比你优胜的人；同样在这些方面也有比你有所欠缺的人。有人在外貌上比他们的同胞更惹人喜爱，有人在身材上很矮小，在肉体上没有什么值得夸耀的地方。为什么神给了一个人美丽，另外一个人却什么也没有；给了一个人一切的感官触觉，另外的人却只有一部分？为什么在一些人身上他唤醒了领悟的能力，而其他的人却背负着一个沉闷僵硬的身体？我们要回答，让人想怎样说就怎样说吧，除此之外别无答案，**“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那位法利赛人问道，**“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是谁犯了罪，是这人呢，是他父母呢？”**我们知道，这人生来是瞎眼的，或其他人因类似的疾病受苦，这既不是父母，也不是他们犯了罪，而是神在分发这地上好处时是按他所喜悦的行事，因此他对世人说，**“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

也请留意在智力恩赐的分发上，存在着何等大的差异。不是所有的人都和苏格拉底一样，只有为数不多的帕拉图，我们只能偶尔发现一位培根，我们只能时不时和一位牛顿博士交谈。一些人有着令人称奇的智力，可以揭示隐密——探测海洋的深处——丈量高山——剖析光线，衡量星星。其他人只是头脑浅薄。你可以对他们教育再教育，但决不可能使他们伟大。你是不能改善一些不存在的东西的。他们没有天才，你不能把这个给他们。任何人都知道人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有天生的差别。一些人几乎没有什么教育就可以超越那些受过极好训练的人。有两个孩子受教育，也许他们在同一个学校，被同一位老师教导，他们用同样的勤奋投身学习，然而一个却远远超越他的同伴。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神在智力上，如同在身体上，行使了他的主权。神没有把我们都造成一个样子，而是分散他的恩赐。一个人如同怀腓德一般能言善辩，另外一个人连说自己母语的三个字都会结口结舌。是什么在人和人之间造成了如此的差异？我们回答，我们一定要把它归于神的主权，他按自己的意思随意使用他的东西。

再留意，人在这个世界上的光景有多大的不同。在肢体被奴役的枷锁捆绑，脊背暴露在皮鞭之下的人当中，常常可以发现伟大思想的人——他们有黑色的皮肤，但在思想上比他们残酷的主人大大优越。在英格兰也是这样。我们发现智慧的人常常贫困，富人无知虚空的也不少。一个人来到这世界，立刻就被披上皇家的紫袍，另外一人永远只是穿着农夫朴素的衣裳。一人有宫殿居住，有鸭绒的床供他休息。而另外一人只有坚硬的安歇之处，最奢华的遮盖只是他自己小屋的屋顶而已。如果我们问这是为什么，回答依然是，**“父啊，是的，因为你的美意本是如此。”**同样在其他方面你会发现人生神的主权是如何彰显自己的。神给一人长寿和稳固的健康，以致他几乎不知道什么是小病一场，另外一人在蹒跚中过日，几乎每一步都是坟墓，害怕死亡，却感觉到千千万万的死亡。一个人即使在极其年老的时候，也像摩西一样，言目没有昏花；即使他的头发灰白，他依然坚立，如同少年人在他的父家。我们要再次问为什么有这样的不同？唯一充分的答案就是，这是耶和华中主权的果。你也会发现有些人在壮年的时候生命被剪除——在他们最如日中天的日子——而其他人可以活过七十岁。一人在到达人生的第一个阶段前已经离去，另外一人生命延长，一直到成为一种负担。我想我们一定只能把在生命中的所有这些差异的原因追溯到神的主权这个事实。他是统治者，他是王，他岂不是可以随自己的意思行事吗。

我们要结束这点了，但结束之前我们要再深入讲一点。哦，你们这些得着恩赐有健美的体魄，漂亮的身体的人啊，不要因此自己夸口，因为你的恩赐是从神来的。哦。不要夸耀，因为如果你夸耀，你立刻就变为不美的了。鲜花不会夸耀它们的美丽，小鸟不会歌颂它们的羽毛。你们这些美丽的女子，不要爱慕虚荣，你们这些清秀的男子，不要高举自己；你们这些有能力和智慧的人，要记得，你们一切所有的都是由一位主权的神所施与的——他创造，他也可以毁灭。在最大能的智慧人和最无助的傻子之间并没有太大的分别，深奥的思想就在癫狂的边缘。你的大脑可能随时受到打击，

从此沦落成为一个疯子。对你所知道的一切，不要夸耀，因为你最小的知识都是神赐给你的。因此我要说，不要过于自高，而是要把神所赐给你的用在神的事情上，因为这是王的恩赐，你不可把它荒废。但如果主权的神给了你一千两银子，仅此而已，不要把它包在帕子里，而是要好好使用，那么他也许会赐给你更多。为你比别人拥有更多而感谢神，也要为他给你的比别人的要少而感谢他，因为你肩上负担的要少，当你走向那更美之地时，你的负担越轻，你就越少呻吟。如果你比你的同胞所拥有的要少，感谢神，要看到他好像在赐给上一样，在不给上也有美意。

到此为止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认同我们的说法，但当我们讲到第二点，拯救的恩赐，就会有很多人远离我们而去，因为他们不能够接受我们的教义。当我们运用这个关于神的主权的真理在人的拯救上时，我们就会看到人站起来为他们可怜的同胞，那些他们认为是被神的预定所伤害的人辩护。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人为魔鬼辩护的，然而请想一想，任何有权利去抱怨神的作为的神的受造之物，就是那些堕落的天使。因着他们的罪他们立刻从天堂里被扔了出去，我们看不到有任何的经文说曾经有怜悯赐给他们。一旦被扔在外边，他们的毁灭就是注定的了，人被判了死罪，被缓期执行，神差遣救赎进入他们的世界，他们中的许多人蒙了拣选得到永生。

为什么在一种情形之下不与神争辩，在另一种情形下却不是这样呢？我们说神从人类中把一些人拣选出来，人却否认他有这样做的权利。但我要问，为什么不同样与神争辩，他为什么拣选了人却不拣选堕落的天使，或他在作这样的选择上是否公义呢。如果拯救是一种权利，那么肯定天使和人一样可以要求得到怜悯。他们岂不是有同样的尊严吗？他们犯罪更严重吗？我们并不这么认为。

亚当的罪是如此出于故意，如此完全，我们不能想象有比他所犯的罪更大的了。那些被扔出天堂的天使，如果被挽回，岂不能比我们更可以为他们的主效力吗？如果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是法官，我们可能就会救拨天使而不是人了。那么感谢神的主权和爱吧，天使被打成碎块，神却因着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功劳，在人类中兴起拣选的人数，让他们与王子同列。

请再留意，在神拣选以色列人，在很长时间里留外邦人在黑暗里这件事情上神的主权。为什么以色列得教导被拯救，而亚兰人被撇弃在拜偶像中灭亡？是否一个民族比其他的在根源上更为纯洁，品格上更为良好？以色列人岂不是成千上万次接纳假神，惹动真神的怒气和厌恶吗？那么为什么他们比他们的同胞更得眷顾呢？为什么他们身边的国家被放弃在黑暗中，一批一批的人沉沦落入地狱，而天上的阳光却照在他们的身上呢？为什么？唯一有的答案就是，神是一位有主权的神，**“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叫谁刚硬，就叫谁刚硬。”**

另外，为什么神把他的话语给了我们，而极多的人却仍然没有他的话语？为什么我们一个安息日接一个安息日来到神的帐幕中，有幸听到耶稣工人的声音，而其他国家却没有神眷顾它们？难道神不可以让光照耀在那里的黑暗中，像照亮这里一样吗？如果他欢喜，他岂不能差遣使者如光一般快捷，把他的福音传遍整个世界吗？如果他愿意他是可以这样做的。因为我们知道他还没有这样做，我们要顺服地低下头来，承认他可以随他的意思用他的东西。

但让我再一次讲清楚这个教义，让你们可以明白。请看这个事实，就是在同一个聚会里头，那些听同一位牧师讲道，听同一个真理的人，一个人被神取走，另一个被撇下，在这件事上神是如何彰显他的主权的。为什么坐在那边座位上的我的一位听众，她的姊妹坐在她身边，然而讲道的果效对每一个人来说就不一样呢？他们都在同一位母亲的膝上得到喂养，在同一个摇篮里被推摇，受到同样的教育，他们聆听同一位牧师，同样专心。为什么一个人得救，另外一个人被撇弃？我们千万不可为被定罪的

人找任何借口。我们是什么也不知道，但同样，我们千万不可从神那里抢夺荣耀。我们宣称神使这些有分别——得救的姐姐不可感谢自己，而要感谢她的神。

有两个人陷在酗酒当中，所讲的一些话语会刺透他们其中一人，但另外一个却坐着毫无所动，尽管他们在每一个方面都一样，都有相同的素质和教育。这是为什么？你会说，也许是因为一个人接受了福音的信息，另外一个却拒绝了。但你岂不是要回到这个问题，是谁使一个人接受，是谁让另外一个人拒绝呢？你敢说是这个人令自己不同吗。你必须要在你的良心上承认这能力唯独归于神。但那些不喜欢这个教义的人依然要举起手来反对我们，他们说，神让他的家里的成员有如此的分别，他怎么能是公义的呢？

假设一位父亲有若干个孩子，他把所有的宠爱给了一个孩子，把其他人扔在悲惨当中，我们岂不是说他是一位非常没有爱心，残酷的父亲吗？我回答，是的。但这些例子是不同的。你所要与之打交道的不是一位父亲，而是一位审判官。你说所有人都是神的孩子，我求你证明这点。在我的圣经里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点。除非我得到重生，我是不敢说，**“我们在天上的父。”**除非我知道我是属他的人，是和基督同为后嗣的，否则我不敢以神为我的父为欢喜。作为一位还没有得到重生的人我不敢宣称神是我的父。这不是父子的关系——因为孩子有权要求他的父亲——而是王和臣民的关系，甚至还不是这么高尚的关系，因为在臣民和王之间一种应得的权利。

一位受造者——一位犯罪的受造者，是没有权利要求神的，因为这就使得拯救出于行为，而不是恩典了。如果人是配得救恩的，那么拯救他们只不过是债务的偿还，他所赐给他们的只不过是他应当给他们的而已。但我们宣告，如果恩典还是恩典的话，它就一定是使人分别的。哦，但有些人说岂不是写着**“恩典显在各人身上，是叫人得益处”**吗？如果你喜欢重复这奇妙的引语，常常用来敲打我的脑袋，非常欢迎，因为这不是出自圣经的话，除非这圣经是阿民念主义版本的。唯一和这句话类似的经文指的是圣徒的属灵恩赐，只是指着圣徒说的。但我要说，即使你的假设是真的，就是有恩典显在每一个人身上，叫人得益处，然而他却是给了某些人特别的恩典，让他得那种益处。我要指出，你讲有让人得益处的恩典，这是什么意思？我可以明白使用茶点让人得益处，但人用能力使用恩典得益处，这我是不能领会。恩典不是一种我可以使用的东西，恩典是使用我的某种东西。但人有时候谈论恩典，好像这是一种他们可以使用东西，而不是对他们施加能力的影响。恩典不是我可以利用的东西，而是它利用我，使用我，在我身上作工；让人去谈论普世的恩典吧，这全是胡言乱语，没有这样的事情，也不可能。他们也许是在讲普世的祝福，这是对的，因为我们看到神天然的恩赐多多少少散布在各个地方，人可以接受或拒绝它们。对于恩典却不是这样。人不能拿着神的恩典，使用它把他们自己从黑暗转向光明。光不是到黑暗这里来说，用我吧；而是光来到黑暗这里把它驱走。生命不是到死人这里说，使用我吧，恢复得生命；而是它带着它自己的权柄来使生命复原。属灵的影响不是来对枯骨说，使用这种能力，叫你们自己身上长肉；而是它来给他们披上肉。工作就完成了。恩典是到我们这里来在我们身上施加影响的。

“唯独神主权的旨意，创造我们成为恩典的后嗣，按他儿子的形象，生出新造的族类。”

我们要对你们这些对这个教义咬牙切齿的人说，无论你们知不知道，在你们心中有对神极大的憎恨；除非你被带领明白这个教义，否则你们有一些还没有被发现的东西，让你们反对神绝对，神不受约束，神不受捆绑，神不改变，神有自由意志的观点，而这些正是你们如此乐意去证明人所拥有的。我确信，如果我们要健全的思想，我们就必须坚守神的主权。**“唯独救恩出于耶和华。”**然后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他的圣名，归给一切荣耀都是属于他的神。

我们现在来看第三点，留意看神在荣耀的恩赐上在他的教会里所带来的不同。在神自己的儿女之间都有分别——在他们成为他的儿女的时候。请留意我的意思：一人有知识的荣耀的恩赐，另外一个知道得很少。我时不时会碰上一位宝贵的基督徒弟兄，我可以和他谈上一个月，每天都可以从他那里学到东西。他有极深的经历——他看见神深奥的事情——无论他在哪里他的全部生活都是在不断学习。他看来收集各样的思想，不仅仅从书本上，还从人身上，从神那里，从他自己的心那里收集。他明白基督徒经历的所有微妙之处和波折起伏：他明白那过于人所测度的基督的爱的高深。他有极广大的认识，对恩典体系的深入认识，可以辨明主对他的民的相处之道。

然后你会遇上一位经历了许多苦难，但没有进深的基督徒经历的人。他从来没有从他的受苦里头学习到任何一个秘诀。他只是从一个困苦中挣扎出来，又陷入另外一个困难，但从来没有停下拣起落在尘土里的珍宝——从来没有尝试发现藏在他的苦难中的珍宝。和刚进入这个世界时候相比，他对救主爱的高深的认识几乎没有任何加深。只要你愿意，你可以和这样的人一直交往下去，但你从他身上学不到任何东西。如果你问这是为什么，我要回答，是神的主权把知识给了一些人，却没有给其他的人。

有一天我和一位年老的基督徒一起走，他说他从我的事工里受益良多。一位老人从仅仅是恩典的婴儿身上获得对神的事情的经历，在主的道路上领受教训，再也没有什么比这个念头更令我降卑下来的了。但我期望当我成为一个老人的时候，如果我可以活到那个时候，一些在恩典的婴孩可以教训我。神有时候闭上老年人的嘴，开了孩童的口。为什么我们要做几百个人的师傅，而他们在某些方面，更有能力来教导我们的呢？我们可以找到的唯一答案就是在神的主权里面，我们必须在他面前低头，他岂不是可以按自己的意思用他自己的东西吗？不要妒忌那些有知识的恩赐的人，我们应该尽可能寻求得到相同的知识。不要坐下来，对我们没有更多的知识发牢骚，我们应该记得脚不可以对头说，头也不可以对脚说，我用不着你，因为神是按着他所喜悦的把恩赐赐给我们。

当讲到荣耀的恩赐的时候还要留意，不仅是知识，职分也是一种荣耀的恩赐。对人来说再也没有比执事或牧师更荣耀的职分了。我们敬重我们的职分，尽管我们不是在荣耀我们自己。我们认为再也没有比得到任命在基督教会里担任一个职分更令人有荣誉的了。我宁愿做一家教会的执事，也不愿做伦敦的市长。在我眼里作基督的工人的荣耀远高于这世界可以给的荣耀。对我来说我的讲坛比国王的宝座更令我切慕，我的聚会是一个帝国，没有比它更大的了，在永世的重要性上，世上的帝国和它相比就缩小得算不得什么。为什么神用圣灵给一人特别的呼召成为牧师，却没有呼召另外一位？也许另外一个人有更多的恩赐，但我们不敢让他上讲坛，因为他没有特别的呼召。对执事的职分也是如此，一些人被认为是最合适做这个职分的却被放弃，另外的人被选上。在任命人到职分上——把大卫放在宝座上，让摩西成为带领以色列的子孙走过旷野的领袖，挑选但以理在诸王中站立，拣选保罗成为外邦人的使徒，彼得作受割礼之人的使徒等这些事上，有神的主权得到彰显。你们这些没有荣耀职分恩赐的人，要学习在主人的问题中所包含的伟大真理，**“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么？”**

还有另外一种荣耀的恩赐，就是口才的恩赐。口才比其他一切更能影响人。如果一个人可以影响群众，他必须努力触动他们的心，给他们的耳朵锁上锁链。有一些人像器皿，装满了知识，但没有办法把知识倒出来给这个世界。他们在学问的一切宝石上极其丰富，但是不晓得如何把它们镶嵌在口才的金戒指上。他们可以采集最美丽的花朵，但不晓得如何把它们扎成美丽的花束悦人眼目。怎么会是这样？我们要再说一次，在分配那荣耀的恩赐上神的主权在其中得到彰显。哦基督徒，要学习，如果你有恩赐，要把它们的荣耀献在救主的脚前，如果你没有这些恩赐，要学习不要埋怨，要记得神保留这些赏赐和分发一样，是同样充满爱。如果你们当中有人被高举，让他不

要自高；如果有人被降卑，让他不要泄气；因为神给各个器皿在恩典里有分。按你所得的服事他，敬拜那按他所喜悦的行事的天上的君王。

在第四个方面我们留意，被神使用的恩赐。我常常犯错，对作同工的弟兄挑毛病，说他们没有用处，我说过如果你们发热心，你们就可能会和我一样有用。但肯定有其他的人是更热心，更有效率。其他人不断努力工作，但果效要小得多。因此让我收回我的指责，而是承认被神使用的恩赐是神主权的結果。有用不在于人，而是在于神使他有用。我们可以尽全力努力工作，但唯有神可以使我們有用。当风吹起，我们可以把风帆全部升起，但我们不可以让风吹动。

神的主权在服事的广泛恩赐上也得到显明。你到一位牧师那里饱尝美好的食物，另外一人却连喂老鼠的也不够；他有很多的责备，但没有食物给神的儿女。另外一人可以安慰神的儿女，但他不能责备退步的人。他意志不够坚定，在有需要的时候不能震撼人心。原因是什么？神的主权。一个人可以挥动大锤，但不能医治破碎的心。如果他尝试这样做，他就使你想起大象踩针。这样的人可以责备，但他不能给受伤的心灵涂上膏油和酒。为什么？因为神没有给他这恩赐。另外一人总是宣讲应用神学，极少触及教义。另外一人都是教义，对基督并他钉十字架却不能讲得太多。为什么？神没有给他教义的恩赐。另外一个人总是传讲耶稣——感谢耶稣，这些满有学问的人——许多人说，哦，他们不能给我们足够的经历；他们没有进入困扰神儿女的败坏的深深经历。但我们不会因此而责怪他们。你会留意到有时候在同一个人身上会流出活水的江河，在其他时候他却极其干枯。在一个安息日你被讲道更新，下一次你去却没有收获。在这一切上都有神的主权，我们一定要学会认识这点，赞颂这点。上个星期的一个时候我向一大群人讲道，在布道中的一处地方人们受到很大的感动，我感觉到神的大能在其中，一个可怜的人因着神对罪的愤怒简直尖叫起来，但在其他时候我可能讲同样的话，在牧师的心里同样的愿望，然而却没有产生果效。我要说，在所有这些情况中我们要把这些归溯到神的主权这方面。我们要在每一件事情上看到神的手。但我确实相信，现今是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最不敬虔的世代。在我们祖辈的时候，一些日子没有雨水，他们宣告神要降下雨来，他们祷告求雨，祷告求阳光，祷告求收成，当一座干草堆着火，当饥荒使地上荒凉，我们的祖先说，是主做的。但现在我们的哲学家努力让一切事情都有解释，把一切的现象归于第二因。但弟兄们，让我们的责任是把万事的起源和方向归于神，唯独归于神。

最后，安慰人的恩赐是出于神的。哦，我们一些人在神的事上的事情上，在造就人的事工里得着了何等安慰人的恩赐。但何其多的教会是没有这般的服事的，为什么我们有呢？因为神使这有所分别。这里的一些人有很大的信心，对不可能的事情可以笑而处之；在一切恶劣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歌唱——在狂风中一样，在平静的时候也是一样。但有其他的人是小信的，有被每一根稻草压倒的危险。我们把卓越的信心完全归给神。一个人天生就是有忧郁的性格，即使在风平浪静的时候也可以看到风暴正在形成；另外一人是欢欢喜喜的，在每朵云上，无论多么黑暗，都看到银衣，他是一个快乐的人。但为什么会这样？安慰人的恩赐是从神来的。然后看我们自己在不同的时候也有不同。有时候我们和天上有蒙福的交通，被允许朝幔子里看。但不久这些令人欢喜的享受就消失了。但我们就因此发怨言吗？他岂不能按他的意思用他自己的东西吗？他岂不能收回他所赐给的东西吗？我们现在所有的安慰，在成为我们的之前都是他的。

“如果你把它们全部收回，我也不会埋怨，在我拥有它们之前，它们全是你的。”

没有在圣灵里的喜乐；没有极其有福的盼望；没有坚强的信心；没有火热的追求；没有和基督的密切交通，这不是神的恩赐，我们不可把这些归到他身上。当我在黑

暗中，饱受失望的时候，我要抬起头来说，他使人夜间歌唱；当神使我喜乐，我要说，你叫我的江山稳固。神是满有主权的耶和华，因此我要伏在他的脚前，如果我要死亡，我也要死在那里。

但是弟兄，让我说，神主权的教义远非是令你坐下闲懒的，我希望在神里面它要使你谦卑下来，带领你说：“我不配得所有你恩典中的一丝一毫。我明白你有权按你的意思使用我。如果你真的要把我这无指望的虫压碎，这对你是无损；我没有权利求你同情我，此外我要你的怜悯。主，如果你愿意，你是能够赦免，你从来不会把恩典给那更需要的。因为我是空空的，请用天上的粮充满我；因为我是赤身露体的，请用你的义袍遮盖我；因我是死的，请赐给我生命。”

如果你用全心全意恳求呼吁，尽管耶和华是一位主权的神，他要伸出他的权杖，施加拯救，你就要在美好的圣洁中敬拜他，热爱赞美他满有恩惠的主权。圣经宣告，**“信而受洗的就必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那唯独相信基督的，奉父，子，圣灵的命接受水洗的，就必得救，但那拒绝基督，不相信他，要被定罪。这是主权的命定和天上的宣告——向它低头，承认它，顺服它，愿神祝福你。